



Jing Dian Wen Ku



精典文库

潘凯雄 王必胜 选编

移动的倾诉

◇清新 ◇浪漫 ◇哲思 ◇感悟 ◇温馨 ◇励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精典文库

移动的倾诉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动的倾诉/潘凯雄,王必胜选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精典文库)

ISBN 7-5313-2684-1

I. 移… II. ①潘… 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移动的倾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330千字

印数: 1—20 000册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平子

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版式设计: 陈楠

定价: 28.00元

序

潘凯雄

近两年，一到岁末年终来完成辽宁人民出版社交办的“文学年选”任务时，心绪总免不了些许惶恐与忐忑。由于选择过程中的审美本身客观上就存在着见仁见智的不同，亦即习惯上说的“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正如学者所言，“在中国的传统中，选本一直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环节，各式各样的选本保留了文学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的原始初态。”

倘以此来衡量入选这个选本中的随笔篇什，应该说还是名至实归的。这些篇什至少是篇篇有特色、有个性，读了不会令人大失所望。其文字、其情感、其表达虽各不相同，也参差，但又确是各有各的招，各有各的路。将其集为一书，倒也琳琅满目，煞是好看。比如那些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那些充满哲理的玄思；那些在古今中外历史与典籍中的徜徉；那些对昔日往事的款款追忆……读后都足以令人掩卷长考，回味无穷。

本选本没有强作分辑处理，只是依据个人的理解将其内容相近者集在一起，虽难免互存交叉，但似未太离谱。而之所以如此处理，一则希望读者能从中见出全年随笔写作的整体风貌；二则读者也不难看出，即使是同一内容，作者的表现又是如何地不同。至于对具体作品的评说，我想每一位读者心中都存有自己的秤，毋需在这里饶舌了。

最后，有必要对编选过程中的两个技术性问题略作说明：



第一,为了能让更多的随笔篇什入选以反映这一年中随笔写作的整体风貌,不得不对一些篇幅较长的随笔进行了“节选”的处理。对这种“粗暴”的腰斩敬请原文作者和读者予以见谅;

第二,对入选本选本的作者,我们大都以不同方式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但也有少数入选作品的作者,因我们的孤陋寡闻,尚无法及时与之取得联系,只是又不忍割爱,故冒昧将其大作选入。在此,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歉意与谢意,并请这些作者见到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需要重申的是,因个人阅读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比如,在网络与一些新锐报刊上出现的随笔就几乎未能涉猎,他们那个性卓然的语言其实也是很应该值得关注的。好在每一位读者同样也是一位编选者,他们一定会用自己丰富的阅读来填补我们这个选本的不足。每念及此,那惶恐与忐忑不安之心方能有所舒缓。

2003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王 蒙	我是怎样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外二篇)	(1)
于光远	官套话和笑话	(11)
冯骥才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14)
铁 凝	闲话做人	(17)
莫 言	在全国盗版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21)
资中筠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	(24)
姜珞敏	谁来教育“教育”	(32)
张抗抗	他人——在 SARS 前后	(43)
谢 冕	非常的春天	(50)
龙应台	谁的城市谁的家——我的市民主义	(54)
孙绍振	猴子理论家和酒的故事	(61)
张 炜	冬夜笔记(节选)	(65)
张承志	视野的盛宴	(81)
陈 村	男人的消极	(86)
阿 来	直面死亡	(89)
韩石山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	(95)
舒 展	美女难画否	(107)
刘 恪	自由诗学(节选)	(114)
虹 影	小脚与全中国男人的“性癖”	(127)
李国文	并刀昨夜匣中鸣	(131)
唐浩明	晚清政坛上的一对杰出师生	(141)
冯秋子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155)



马步升	人模狗样(节选)	(163)
洪治钢	黑客:刀锋上的行走	(176)
张锐锋	光盘之寓言——一个冬日的多重解	(189)
王跃文	电脑的幽默及其他	(199)
梁晓声	论温馨	(205)
徐 坤	短信息的狂欢节	(213)
南 帆	移动的倾诉	(216)
林 白	三本书和三个女人(外二篇)	(223)
魏天真	新女红	(229)
筱 敏	天穹的漏孔	(241)
陈世旭	归真	(248)
刘醒龙	让经验拐个弯	(257)
荆永鸣	口音	(269)
韩美林	艺术就要过瘾	(278)
吴 亮	陌生人和陌生的艺术(外一篇)	(283)
	写酒吧的作家	(285)
刘索拉	看破建筑与石头共存	(288)
陈 川	温柔的杀手——狐(节选)	(296)
西 篱	梦想女人(节选)	(303)

我是怎样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外二篇)

王 蒙

我是怎样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与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美国女士交谈，她说到她的中国的翁姑，对孙儿最常讲的词儿是“不要”：“不要爬高”，“不要点火”，“不要玩水”，“不要动这动那”，“下来，太危险”；而美国家长对孩子最喜欢讲的话是：“Try”“Do it!”（“去试试!”“去干干!”）。他们要求孩子的是勇于尝试，勇于动手。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常常回忆起我刚刚过完了十九岁的生日，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即《青春万岁》）的情景。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当然也是一个冒险，是一个狂妄之举。因为所有的忠告都是说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

我高兴我的这个决定，我满意我的这个决定。我从小就敢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十四岁还差五天就唱着冼星海的歌儿参加了地下共产党：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
造起来哟，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
创造新世界哟，
创造新世界哟！

而在 1963 年秋，我与妻子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商量好了，举家西迁去新疆。

然而年轻人的热情又太洋溢了。我决定了要写作以后，那最初一年写出草稿的过程简直就和得了热病一样。志向一经确定就不再是幻想梦境，而是巨大的实践，是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与应答，是沉重如山的劳务。这样，才知道自己离志向有多么远，即自己实行志向的准备是多么可怜！文学如海，志向如山，我知道我自己的那点敏感和才华和积累，不过是海涛上的一粒芥子，海浪上的一个泡沫，山脚下的一粒沙子。一部长篇小说，足以把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吞噬。结构，语言，章节，段落，人物塑造，抒情独白，这些东西我一想起来就恨不得号啕大哭，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原来写一部书要想那么多事情、要做那么多决定，要让那么多人活让他们出台，让另一些人走开，甚至让另一些人死掉。而每一个字写到纸上以后，就有了灵气，就带上了悲欢，就叫做栩栩如生啦。栩栩如生是什么，就是文字成了精，头脑成了神，结构成了交响乐，感情获得了永生，你的声音将传到一间又一间房屋，一个又一个心灵，而小说成了一个你创造的崭新的世界，你的写作过程只能与上帝的创世过程相比！

学而后知不足，立志而后知不足，投入而后知不足。如果

当初就知道文学有这么大的胃口，文学需要这么多的投入，文学要用去我的这么多生命，如果知道文学需要我冒这么多风险，需要我放弃青云直上、颐指气使、驾轻就熟、八面威风的可能，我当初还敢做出那样的决定吗？

然而这里并没有疑问，我只能也一定会那样决定：我以我血荐文学，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有许多的话要倾诉，要抒发，要记录，要表达。我压根就期待着翻山越海，乘风破浪，全力搏击，一显身手。向自己挑战，向自己提出大大超标的要求的正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价值，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快乐，这也就是我的痛苦。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世，岂不是枉走人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忘情过文学，文学也就没有忘记过我。我不会忘记 1953 年 11 月的那个初冬季节，它改变了，决定了我的一生。

我的二十一条人际准则

在人际关系上，我有几条基本守则：

- 一、不相信那些动辄汇报谁谁谁在骂你的人。
- 二、不相信那些一见了你就夸奖歌颂个没完没了的人。
- 三、不讨厌那些曾经公开地与你争论，批评你的人。
- 四、绝对不布置安排一些人去搜集旁人背后说了你一些什么。
- 五、绝对不在公开场合，尤其不能在自己的权力影响范围内，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或者影响召集一些人大谈旁人说了你什么。那样谈等于拆自己的台。
- 六、不回答任何对于你个人的人身攻击，只讨论不仅对于你和你的对手，而且对于更多的人众、对于社会和国家、对于





某种学理的建设 and 艺术的创造确有意义的问题。

七、一般不做自我辩护，但可以澄清一些观点，一些选择，一些是非。

八、一时弄不清或一时背了黑锅也没关系。你还是你，他还是他。一个黑锅也背不起的人只能是弱者。

九、不随便拒绝人，也不随便答应人。不许愿，不吊人家胃口，不在无谓的事情上炫耀自己的实力。

十、不急于表现自己，也不急于纠正旁人，再听一听，再看一看，再琢磨琢磨。

十一、不在背后议论张长李短。

十二、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学人者人恒学之，助人者人恒助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同时，说人者人恒说之，整人者人恒整之，害人者人恒害之，要人者人恒要之，虚伪应付人者人恒虚伪应付之。

十三、绝对不接受煽动，不接受挑拨，绝对不因 A 的煽动而与 B 为敌，也不因 B 的煽动而向着 A 冲去。

十四、在人际关系中永远不考虑从中捞取什么。

十五、永远不要以为任何你接触的人比你傻比你笨比你容易上套。

十六、对某人某事感到意外时，先从好处想想，可能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帮助你，至少客观上对你无损；而千万不要立即以敌意设想旁人。

十七、永远不与任何人包括对你最不友好的人纠缠。你搞你的人际纠纷，我忙于我的业务工作，你搞纠纷的结果未必能怎样怎样，我搞业务工作的结果很可能有一些成绩。我的一切成绩都是对你的最好回答，更是好友人的最大安慰。

十八、寻找结合点、契合点，而不是只盯着矛盾分歧。永远安然坦然，心平气和，视分歧为平常，视不同意见的人为现

实的诤友或候补诤友；而不是小气鬼般地一见到意见不一的人就如坐针毡，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十九、永远不从个人利害的角度谈论与思考问题，永远不“我、我、我”与人争论，宁可把一切争执学理化也不要搞狗屎化个人化。

二十、把人际关系的处理当做一个特殊的课程，从中分析和进一步掌握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哲学传统与时尚思潮，我们的逻辑学科学文明教养心理健康等等，这也就是上一条所说的学理化的意思。

二十一、可以用足气力去学习、去工作、去写作、去装修房屋，乃至去旅游去赛球去玩，但是用在人际关系上，用在回应磨擦上，用在对付攻击上，最多只发三分力，最多发力三十秒钟，然后立即回到专心致志地求学与做事状态。再多花一点时间和力气，都是绝对的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以上二十一条，我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但我确实明白，凡这样做的，效果极佳，凡没有这样做的，都是犯蠢，都是糊涂，都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丢人现眼。这是丝毫不爽的。

类似原则还可以生发出许多许多条，这二十一条不过是抛砖引玉，以为共勉。

最好的人际关系是“忘却”

归根结蒂，叫做与人为善。是的，我们也会碰到无事生非的人，制造谣言的人，妒贤嫉能的人，偏听偏信的人，以及各种以权谋私、以势压人、阴谋诡计、欺骗虚伪等。也许你确实是与人为善，但是你的善未必能换回来善：须知任何创造性都是——客观上是——对于平庸的挑战；任何机敏和智慧都在反衬着愚蠢和横蛮；任何好心好意都在客观上揭露着为难着心怀



叵测；而任何大公无私都好像是故意出小肚鸡肠的人的洋相。你做得愈好，就会有人越发痛恨你。这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人们在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人和事以后常常会感叹世情的险恶，人心的险恶。然而，应该如何对付这种险恶呢？

一种是以痛恨对恶，以为自己与自己的小圈子乃清白的天使，以为周围的一切人是魔鬼和恶棍，于是整天咬牙切齿，苦大仇深，气迷心窍，不可终日。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第一是神经病，第二是以恶对恶，本身就已经恶了，本身就已经与他或她心目中的魔鬼恶棍无大异了，趋同了。

二是以疑对恶，嘀嘀咕咕，遮遮掩掩，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生怕吃亏上当，总觉得四面楚歌。结果可能你少吃了两次亏，但更失掉了许多朋友和机会，失掉了大度和信心，失掉了本来有所作为的可能。这是没有出息。

三是以大言对恶，以煽情对恶，以悲情“秀”对恶：言必称险恶，言必骂世人皆恶我独善，世人皆浊我独清，言必横扫千军如卷席，言必爆破多少吨的 TNT。目前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批判。这个提法对于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尤为正确，特别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成为主流的可能是自满自足，是物质享受，是相对或暂时的平稳，是“历史的终结”乃至是霸权主义。中国的情况需要批判的东西当然也绝对不少，从鸦片战争至今我们已经用从长矛到坦克“批判”——即马克思所讲的武器的批判了一百六十年，从辛亥革命到如今我们已经用武器批判和以批判作武器革了九十余年的命，从五四至今，从党的成立至今，我们批判了八十余年，从 1949 年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又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横扫一切，深挖细找，金猴奋起千钧棒，尔曹身与名俱灭，绝不心慈手软地批斗、斗批（改）地超额大轰大嗡地批判了三十年，失去了不知多少机遇。今天，当然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许

多危险许多不义，当然还需要批判批判再批判，斗争斗争再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仍将珍惜自己的善于斗争勇于斗争勤于斗争的传统，我们也知道面前还有许多邪恶许多斗争的靶子；但是如果以为廉价地表面地骂一骂娘就是承担起了知识分子的使命，那不太对不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了，也太对不起自己念的那点书了吗？在百废待兴的情势下，如果说我们更需要至少是也需要建设性的努力，需要理性的思考，需要积累和继承一切正面的东西，需要填补大量现代文化的空白，需要把批判与继承、弘扬、保护和建设等肯定性的命题结合起来，难道不是更正确一点吗？而且，建设性的工作从另一面来说也是一种批判，是对于教条主义和僵化不前、对于脱离实际和大言不惭、对于各种乌托邦主义、对于封建主义与空想的全盘西化，也是对于利欲熏心的腐败与社会蛀虫的犯罪的批判，更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扎实准备。富强、民主、文明不可能建筑在一连串不停歇的痛骂痛斥上，而是建设在应有的物质与精神的积累与长进上。

四是以消极对恶，一辈子唠唠叨叨，神神经经，黏黏糊糊，诉不完的苦，生不完的气，发不完的牢骚，埋怨不完的“客观”，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了，他或她已经是一事无成的定局了，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呢。呜乎！

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到，保持干净更保持稳定，保持操守更保持好心情，保持正义感更保持理性，保持有所不为有所不信更保持与人为善呢？许多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好的，至少是正常的。这样说由于过分正常，当然也会使得“愤青儿”们暴跳如雷吧？而我始终认为，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他们对待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他们的态度。至于说到他们的毛病，不见得一定比你多，即使是常常不比你少。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使自己变成一个和善的因素，安定的因素，团结的



因素，文明的因素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努力做到心平气和，冷静理智，谦恭有礼，助人为乐；而不是相反：急火攻心，暴躁偏执，盛气凌人，四面树敌。即使一时不太了解的人，只要不是涉嫌刑事犯罪，而你又没有领到刑侦任务，那么还是友好待之为先。对陌生人不可有恶意，不可有敌意，不可以无端怀疑，不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更不可以出口伤人，随意中伤，到头来只能暴露自己的幼稚与低级。

甚至对那些或某一个对你确实是敌意盎然，乃至已经不择手段地搞起你来了的人，你也可以反躬自问，我们自己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使他或她受到伤害的记录，有没有可能消除误解，化“敌”为友？还要设身处地，想想对方也有情有可原之处。进一步想，对方之所以险恶，不无背景来由。从另一方面想，险恶的心情和弱势的处境很可能有关系。见了草绳当蛇打，只因十年前他或她被蛇咬了个半死。再从自身方面看，嫉恨得如毒如鸩如蛇如蝎，想必是你成绩太大名声太大得到的东西太多至少是比他或她多，难怪了！而对方对你下毒手，正说明了对方的绝望。从远景看，一切个人的嫉恨怨毒，一切鼓噪生事，一切签名告状也好，流言蜚语也好，棍子帽子也好，在一个大气候相对稳定的情势下，作用十分有限，可能起的是反作用。你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大可以正常动作，平稳反应，美好心态，不受干扰，让各种事务按部就班地前进，让你的生活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或者更简单一点，暂时不予置理就是了。你那么忙，那么有工作有学习有写作有业务有使命感也有无限的生活乐趣在身，怎么有可能去奉陪那些日暮途穷、再无希望、只剩下了在与假想敌的斗争中讨生活的专业磨擦户呢。

当然，不是说任何人你不理他就没事了，也有没完没了地捣乱的骚扰的。但是我们日常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的经验是至少有七分之六即 84.3% 适用性，即你那个巴掌不动作的

话，他也就蔫了。另有 15.7%，对他们你只是不理，只是做好好先生是不行的，他逼着你向他露出牙齿，给点教训，给点颜色才罢休。我们不能因为有 15.7% 的人需要教训便去奉陪那 84.3% 的人纠缠，那太浪费精力了，也不能因为有大多数可以用不予置理来解决便放松了对于那 15.7% 的人的回应。

对那 15.7% 的讨厌者，必要时，看准了，找对了，在最有利时机，你也可以回击一下。但这绝非常规，偶一为之则可，耽于此道则大谬矣，误了正事矣，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矣，也误了你的人生的明朗航行——只因跌进了阴沟矣。这类事只能是自卫反击，点到为止，及时撤退，爱好和平。所以有这样的分寸，所以讲究适可而止，固然与矛盾性质有关，与与人为善的总出发点有关，也与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清醒估计有关：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改变很多人很多事；不要以为自己占了理就能消灭谁；不要以为自己的成绩辉煌就能掩盖住别人的哪怕是小小恶劣。手大捂不过天来，世界不只一个人居住。尤其是不要迷信争论与批判的效用，即使是道理如长江之水，气势如泰山之峰，言语如利剑如炸弹，权威如中天白日，你批完了讲完了他听不进去还是听不进去。多数情况下你个人能够做到的只是说出你的观点令不那么偏执的人知道世上不仅仅有那么一种观点。反复矫情难有大用，反复争论只能误事。这样，你能够做到达到的都是有限的，你永远不要指望君临一切，一派欢呼的那一天，真有那一天也极无聊，极靠不住。特别是内部的争论斗争，常常是斗了个够，最后无结果而终。势不两立也可能有一天化干戈为玉帛。非争出个水落石出来不可的结局往往是不了了之，一笔糊涂账。用一位领导的话来说，叫做两人斗了几十年，最后两人死了悼词也都差不多。说来归去，还是要看谁更以大局为重，谁更能团结人。切不可逞一时的意气，摆一副一贯正确的霸王架子，其后果很可能是鸡飞蛋打，一事



无成，孤家寡人，向隅而泣。

所以，说了这么多，其实最好是从根本上忘记人际关系之说，忘记关系学。就关系求关系，只能走向穷途末路，贻笑大方，小里小气，俗不可耐。而一个人只要专心学习，努力工作，真实诚信，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健康向上，群众关系，人际关系自然能好，一时有问题受误解也不过是小小插曲，小小过门。关系是副产品，是派生出来的东西，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对待关系宁肯失之糊涂失之疏忽，也不要失之精明，失之算盘太精太细。

原载《芙蓉》2003年第3期